

Edgar Allan Poe

爱伦·坡神秘小说

让大师的**智慧**点亮青春岁月



王逢振 编选

百家出版社

Edgar
Allan Poe

爱伦·坡神秘小说

让大师的 (智) (慧) 点亮青春岁月

2712.



王逢振 编选

百家出版社

选本序

王逢振

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美国文坛的一个怪才! 有人说他是天才的诗人, 杰出的小说家; 也有人说他行为不规, 是个叛逆和疯子。但无论如何, 今天人们公认他是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爱伦·坡 1809 年 1 月 19 日生于波士顿, 父母为流浪艺人。他不足 3 岁便成为孤儿, 由养父母抚育成人。幼时曾在英国读书, 后转回里奇蒙上学。坡天性聪慧, 博闻强记, 学业成绩优秀, 17 岁进弗吉尼亚大学。养父曾指望他学习有助于生意的实用知识, 而他却偏爱文学和音乐, 因此与养父发生矛盾, 导致长期不和。家庭缺少温暖, 使他的感情发生了畸变。他中学时爱上了同伴的母亲简·斯蒂恩·斯塔纳德, 不久她患病去世, 他伤心得死去活来。后来在大学里染上酗酒的恶习, 为饮酒而不惜借债, 结果养父断绝了对他的支持, 坚决让他退学。于是他离家出走, 到波士顿独自谋生, 从此开始了艰难的生活。他当过兵, 做过几家报刊杂志的编辑, 但都没

002 Edgar Allan Poe

有获得成功。1835年,他与13岁的表妹弗吉尼亚结婚,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欢乐。他追求过几个女人,不仅未能如愿以偿,反而招来不少非议。生活坎坷多舛,事业和爱情屡遭挫折。他只有靠写作抒发自己的郁闷,靠酗酒来暂时摆脱精神的压抑。孤寂、苦闷和酗酒,使他只活了40岁,1849年10月7日他在巴尔的摩与世长辞。“可怜的坡!他是个富于独创性的杰出诗人,是该世纪最优秀的散文批评家之一。他的作品是同类中最好的著作。”

爱伦·坡是个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几乎在他所有作品中都贯穿着这种主张。他声称一切艺术的目的都是为了娱悦,而不是追求所谓的真理。他认为“在诗歌里只有创造美——超凡绝伦的美才是正当的方式,才会引起人们的娱悦。音乐是诗里不可缺少的成分,对诗人力求表现超凡绝伦的美至关重要。在故事写作中,艺术家应尽量制造惊险、恐怖和强烈的感情效果。每一篇作品都应该达到某种效果。”

坡的作品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诗、小说和批评论文。诗歌成就最为突出,其次是小说;评论虽不乏独到见解,但数量不多,除《写作的哲学》(1846)和《诗歌原理》(1850)外多系偶感而发。坡生前并不受人重视,甚至死后还常遭攻击。直到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于1852至1857年翻译了他的作品,惠特曼和萧伯纳对他大加赞赏之后,他在文学史的地位才开始发生根本变化。最近几十年来,由于精神分析和由精神分析演

变而成的各种理论的兴起,坡的作品格外受人重视。有的批评家对他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他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影响到英语世界,而且影响到欧洲和拉丁美洲。他对欧洲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明显。马拉美翻译了他的诗歌,波德莱尔翻译了他的短篇小说,这使他的名望扩展到德国、俄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英国和美国,他的名望可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在已被认为是英语文学传统主流中一个重要人物。”

作为短篇小说的开拓者和实践家,坡对这种文学形式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也对整个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作品实践和有关的批评文章,还从理论上促进了对短篇小说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理解。坡一再强调,“在短篇小说这种文艺形式当中,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描写的细节,甚至每一个字句,都应该收到某种统一的效果,某种预想的效果,或某种印象主义的效果。”坡所说的效果,就是运用精雕细琢的语言,通过巧妙的细节描写,表现他心目中永恒的主题:美和美的幻灭,死亡的恐怖,忧郁的窒息,以及对怪异现象的疑惧。

爱伦·坡写了大量短篇小说。虽然真正的侦探推理小说只有五篇,但却被公认为是西方侦探小说的鼻祖。这是因为,他不仅发明了侦探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而且还创造了抽象分析的推理方法,确立了侦探小说的文学价值。实际上,坡的侦

004 Edgar Allan Poe

探小说确立了整个西方侦探小说的一些基本特点,例如小说由四部分组成:神秘的环境和紧张的场面,曲折严密的情节,固定的人物,特定的故事背景;小说的情节有一定模式:引进侦探,提出犯罪及线索,进行调查,宣布破案,通过逻辑推理和抽象分析解释破案过程,锁定罪犯的结局;小说有固定的人物:受害者、罪犯、侦探和侦探的助手。所有这些都对后来的侦探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以业余侦探为主人公、以推理活动为主线、以能力较低的朋友为陪衬和叙述者的格局,被后来的侦探小说广为模仿。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阿洛和亥斯廷斯上尉,艾勒里·奎恩和他的父亲老奎恩,都因袭了爱伦·坡的写法。这里选入的《莫格街谋杀案》、《金甲虫》和《失窃的信》,充分体现了坡的侦探小说的基本特点。

坡写的恐怖惊险故事有时带有哥特式传奇色彩,有时又带有奇异的幻想色彩。但所有气氛和色彩的渲染都只是一种写作技巧,虽然它们本身也传递出特殊的内容。应该说,不论坡的小说写什么,似乎都涉及到关怀死亡的神话,关系到生和死的本能。然而,生也精神,死也精神,仿佛一切都缘于精神活动。在《丽姬娅》里,罗维娜的死,丽姬娅尸体的复活,二者的交替,荒诞可怖,但萦绕心头,让人不能不跟着作者的描述激活自己的心理活动。

因此,人们认为坡的小说还开创了现代心理描写的先河。这里收入的《黑猫》篇幅不长,但却突出表现了心理描写

的特点。故事起伏跌宕,丝丝入扣,仿佛用手术刀解剖一个罪犯的心灵,将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呈现给读者。主人公误杀妻子之后,掩盖罪行是有意识的;但他就要被警察解脱嫌疑时,说“这几堵墙砌得真结实”则是无意识的,是压在心底的恐惧的自然迸发。故事将主人公对猫和对他妻子的态度及心理活动穿插描写,既增加了神秘感,也加强了心理描写的效果。

坡的艺术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掩饰,掩盖着相反的东西。他被誉为象征主义的先驱,因此他的作品因人们对象征的不同理解也常常导致不同的解释。有人说坡试图通过有色眼镜观察一切而不被别人看见,作品的神秘、荒诞和疯狂只是外部的,像在大街上的一声叫喊,而在内部一切都是理智的和严肃的。

但是,劳伦斯认为,“坡与其说是艺术家,毋宁说是科学家。”他倾向于以华丽的修饰对世界作出反应。他把现实理解为存在于华美的表层之下的实在的核心。他在写作中为了打破技巧而创造技巧。劳伦斯也许是正确的。因为,沿着这种思路探索,人们会体会到坡的极其浪漫的信念:事情总有个答案。坡深信事物的核心有某种真实的存在,哪怕这种存在是“被害人的心脏的跳动,或者是厄舍古厦地窖中空棺材里的微弱的蠕动”。无论多么可怕,有某种存在,有某种可以认同的事物总比没有好。劳伦斯曾评论说,“当自我崩溃时,当‘他性’能够认识的神话破灭时,与心爱的事物的认同

006 Edgar Allan Poe

就变成了欲望”。在坡的身上,这是一种极端的欲望,它甚至超越了认知的需要。因此,坡是个必须完全凭心智去理解的作家。

1997.5

目 录

选本序	王逢振
莫格街谋杀案	001
玛丽·罗瑞神秘案	044
失窃的信	103
金甲虫	130
黑猫	183
丽姬娅	197

莫格街谋杀案



塞壬唱什么歌，阿基里斯藏在女人中间时用什么名字，虽然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却并非完全不可推断。

——托马斯·布朗爵士：《瓮葬》

人们所说的分析性的精神特征，其本身很少能进行分析。我们只能根据它们的结果进行鉴别。我们了解到，同其他事物一样，精神特征对其拥有者而言，一旦非常富有，总是最愉快享受的一种源泉。正如强壮的人为他的体能而自豪，喜欢锻炼、运动他的肌肉，同样分析者也以进行解析的精神活动而为荣。甚至从最琐碎的工作中，只要能施展他的才能，分析者也会获得乐趣。他酷爱难解之谜、难解之题、难解之符号；他对每个问题的解决，无一不展现出某种程度的智慧，对常人理解来说，这智慧似有超自然的神奇。他的结论，由于通过其方法本身的精神实质而产生，事实上完全带有一种直觉的色彩。他反复解析的才能，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数

学的研究,尤其是高等数学的研究。这种数学因其只以逆推的方式运算,仿佛与众不同,被不恰当地称作分析数学。然而,运算本身并不是分析。例如一个下棋的人,他下这盘棋并不费心去考虑另外的棋局。因此下棋比赛,就其对人的精神特征的影响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便会被人误解。我现在不是写一篇论文,而是根据极其随意的一些观察,为一种有些奇特的叙述作序。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宣称,反映性才智的更高能力,通过朴实的盘棋游戏^①而不是象棋^②中精心无聊的一招一式,能够获得更确定更有用的训练。在象棋当中,棋子有不同而奇特的运动方式,具有不同而可以变化的价值,惟一复杂的地方被错以为是深刻的地方(一种常见的错误)。下象棋时,注意力必须充分集中。如果注意力稍有放松,就会漏掉一着,造成失利或失败。棋子各种可能的移动不仅有多种功能,而且互相牵制,因此这种疏忽的可能也成倍地增加;十次中有九次,获胜者是精神更集中的一方,而不是更敏锐的一方。相反,在盘棋中,棋子的运动独特而很少变化,疏漏的可能减少,纯粹的注意力也就相对搁置不用,双方的优势都要靠更高的敏锐而获取。说得具体一些——让我们假定一局

① 盘棋游戏,二人对弈的一种棋,每方用十二个类似中国象棋的圆子,玩法类似围棋。

② 象棋指国际象棋,二人对弈,每方有十八子,一个王,一个王后,两个象,两个马,两个车,八个卒,每子移动有固定规则。

盘棋,其中棋子只剩下四个王,当然也不指望有什么疏忽。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势均力敌,显然胜利只能靠精巧敏锐的运子决定,靠强烈运用才智的结果决定。一个分析家如果失去了普通的机智,他就会随着对方的精神活动,使自己认同于对方,因此一瞥之下常常看到些单一的方法(有时确实是简单得荒唐可笑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他就可能陷入错误,或匆匆作出错误的估计。

长期以来,惠斯特牌(类似桥牌的一种游戏——译注)以其对所谓运算能力的影响而著称;据说智力最高的人都对这种牌戏表现出无限的兴趣,但绝不玩象棋,认为象棋没有意思。毫无疑问,没有任何类似性质的东西,能对分析的才智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在基督教国度里,最佳的象棋弈手可能比一般的象棋好手高不了多少;但精通惠斯特牌却意味着在一切重要的心智斗争的事业方面具有获取成功的才能。我说精通,意思是说对这种游戏绝顶熟练,包括对赢得合法优势的一切原因的理解。这些原因不仅是多重性的,而且多种多样,常常潜存于普通理解极难达致的思想深处。集中精力观察就是要清楚地记住;就此而言,专心致志下棋的弈手也会把惠斯特牌打得很好;只要对霍伊尔的规则^①(这些规则本身根据游戏的纯机械方法而定)有充分全面的理解。因此人们

^① 霍伊尔——指一本关于牌戏和其他室内游戏规则的参考书,依爱德蒙·霍伊尔(1672—1769)而定名。

普遍认为,拥有强的记忆力并依照“那本书”的规则进行,便是玩好牌的全部要点。然而,分析家的技巧恰恰是在纯规则范围之外的问题上表现出来。他默默地进行一系列的观察和推断。或许他的同伴也同样如此,但在获得信息程度上的差别,主要不在于推断的正确性,而在于观察的质量。必需的知识是要观察什么。我们的牌手绝不会作茧自缚,也不会因为游戏就是目的,他便放弃从外部事物到牌局的推断。他会审视他牌友的面部表情,将它与每个对手的面部表情仔细比较。他考虑每个人手里分牌的方式;通过持牌者对每张牌的眼色,对一张张王牌和王牌的点子进行算计。在打牌过程中,他注意每个人脸上的变化,从自信、惊讶、胜利或懊丧等表情的差异中,收集思考的材料。从合成一叠牌的方式中,他判断吃了这墩牌的人是否会照样再吃。根据牌摔到桌子上的神态,他辨认出什么牌是作假佯攻。随便或漫不在意地说一句话;偶尔掉下或翻转一张牌,对它的掩饰是焦虑不安还是毫不介意;对墩牌的计算以及排列它们的顺序;窘迫、犹豫、急切或慌张——所有这一切,都对他明显的直觉认识显示出牌局的真情。头两三圈牌出过之后,他就知道每人手上有什么牌了,此后他胸有成竹地将牌放下,仿佛其他人都已将自己的牌面向他摊开。

分析的能力不应与单纯的机灵混淆;虽然分析家必须机灵,但机灵的人常常出人意料地不能分析。机灵通常以建构或结合的能力表现出来,颅相学家认为这种能力产生于一个

独立的器官(我相信这是错误的),说它是一种原始才能;这种能力常见于那些智力几乎接近白痴的人,因此在心理著述家中间已经引起普遍的注意。确实,机灵和分析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远比幻想和想象间的差别更大,但它们所属的性质严格说却非常相似。事实上,人们会发现,机灵常常是幻想性的,而真正的想象绝不会与分析背逆。

下面的叙述,读者会觉得是对前面所提见解的一种译注。

18一年春天和夏天一段时间住在巴黎时,我在那里结识了C·奥古斯特·杜宾先生。这位年轻的绅士出身于名门——实际上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庭,但因种种不幸的事件,沦落到非常贫困的地步。贫困的重压使他失去了天性的活力,不再在世界上发奋自励,也不想重整家业。承蒙债权人的好意,他还拥有一点点残存的祖传遗产。靠着这点遗产的收入,他尽量节俭,维持最低的生活,无须操心生活的奢侈。实际上,书是他惟一的奢侈品,而在巴黎,书是很容易得到的。

我们第一次邂逅是在蒙玛特尔街一座昏暗的图书馆里,我们都在那里找同一本珍贵的名著,这使我们开始了密切的交往。我们不断见面。法国人只以自己为话题时总是非常坦诚,他也如此,坦诚地向我讲述了他的家庭小史。我对他的家庭史深感兴趣。而且,我对他读书的渊博也感到惊讶。他的狂热以及他想象力的生动活泼,使我觉得自己的内心也焕发出激情。想想我当时在巴黎追求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与这样一

个人交往对我是无价之宝。于是我向他坦率地吐露了这种感想。最后我们商定，我在巴黎期间我们俩住在一起。由于我的物质条件不像他那样拮据，他答应由我付房租，由我买些家具，将住处布置成适合我们共同气质的幻想阴郁的风格。我们租的房子位于圣·日尔曼旧郊区的一个荒僻之处，那是一座经过风雨剥蚀的风格奇特的旧宅，破落得像要倒了似的，由于迷信长期无人居住，我们也没有打听迷信什么。

倘若外界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日常生活，一定会把我们当成疯子——虽然也许是无伤害性的疯子。我们过着完全隐居的生活，不接待任何人访问。事实上，我们隐居的地点完全保密，连从前的熟人也不告诉；有好多年，杜宾停止了与巴黎的任何人交往。只有我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我的朋友有一种怪诞的爱好(我还能叫它什么呢?)，他迷恋黑夜，而且为了黑夜而迷恋黑夜。我不知不觉地染上了这种怪癖，其实我也不知不觉地染上了他的其他怪癖。我追随他的狂想，完全放弃了自己。夜神不会总是与我们同住，但我们可以假造她的存在。天刚要发亮，我们就把这座古宅的大百叶窗关上，点上一对香味浓烈的细长蜡烛，只让它们发射出苍白微弱的烛光。通过这些方法，我们便让自己的灵魂在梦境中奔忙——读书，写作，谈话，直到时钟警告我们，真正的黑夜已经来临。这时我们便跑到街上，互相挽着胳膊，继续谈论白天的话题，或者四处漫游直到深夜，在人口密集的市区，从杂乱的灯光和阴影中，寻求静默观察所提供的无限的

精神刺激。

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忍不住要观察并赞扬杜宾的奇特分析能力(虽然从他丰富的想象中我早已预感到他这种能力)。他似乎也极愿意运用这种能力——即使不完全要显示出来——他毫不犹豫地承认这样做对他产生的乐趣。他格格地低声笑着对我夸口说，在他看来，大部分人的内心都对他敞着一扇窗口。我也倾向于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他对我自己内心的深切了解便是直接而颇为惊人的证据。每当他进行分析时，他的态度便显得冷淡而费解，眼神发呆，平时洪亮的男高音变得尖锐刺耳，听起来像在发怒，但说话却镇静而非常清晰。看到他这种心态时，我常常在沉思中想到古代关于灵魂由两部分构成的哲学，也常常自我取乐地幻想一个双重性的杜宾——既有创造性又有分散性。

千万不要根据我上面说的话认为我在讲什么神秘故事，或者写什么传奇小说。我在这个法国人身上所作的描写，只不过表现了一种兴奋的或者病态的智力的结果。但对在此期间他的议论的特点，最好还是用实例来说明。

一天夜里，我们在皇宫附近一条肮脏的长街上闲逛。我们两个人都明显地陷入沉思，至少有十五分钟谁都没说一句话。突然，杜宾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是个矮小的家伙，真的，要是让他去万象剧院演通俗戏一定更好。”

“那当然。”我随声附和。由于我过多地陷入沉思，起初并

没有注意说话者已经介入我的沉思的神态。过了一会儿，我回过味儿来，感到非常惊讶。

“杜宾，”我严肃地说，“我真无法理解。坦诚地说，我感到惊奇，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感觉。怎么可能你竟知道我我心里想的是——”说到这里我把话打住，想确实弄清他是否真正知道我刚才想的是谁。

“——你在想商蒂利，”他说，“你为什么不说了？你刚才心里在说他的的小个子不适合演悲剧。”

这确实是我刚才心里考虑的问题。商蒂利曾是圣·丹尼斯街上的一个修鞋匠，由于酷爱演戏，便企图在克莱比雍的所谓悲剧中扮演克尔科斯的角色，尽管他费尽心机，结果却备受讥讽，弄得声名狼藉。

“看在上天的份上，告诉我，”我惊叫道，“你用什么方法——如果有什么方法——使你能了解我心里想的东西。”实际上，我当时心里的惊讶，比我想显露出来的更甚。

“真正使你觉得这个修鞋底的人太矮，不适合演克尔科斯之类角色的，完全是那个卖水果的人。”他回答说。

“卖水果的人！——你真让我吃惊——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人。”

“就是我们进这条街时撞着你的那个人——大约十五分钟以前。”

现在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个卖水果的，头上顶着一大篮子苹果，在我们从C街走进现在站着的大道上遇着他时，一